年雁和語録　三上

ハ5
771
3

畫圖

青松下兮盤石上樺皮冠兮各所向山悠、水漾
、避炯鶴兮顧眄吞墨魚兮何往恰似昔日中華
上清宮裏遊浪　題畫扇

双蹇驢兮共同行両胡人兮所向别山状雪兮梅
帶雪回顧對看必有説　同

国香悠揚独醒殿畔清雅凿微可以竹伴　題蘭 旁有竹

叢葉貫刺芳姿可擒一幅紙間万頃楚澤　同 旁有刺

伏燕飛自在小者吽無奈雨絲乱如麻柳隂且可
待横斜圭竹枝連綿雨下時飛不上兮飛不下四

特 ハ 5 771 3

ケ黄雀児　燕雀圖

蜀之江山猿〻所轉樹上安方自得看你捉水不
着飛来峰前呼猿洞口自在去〻来〻依旧草裏
混之　畫猿

虚空裏敗荷葉飛去蜚立者立　鷺鷥圖二
食者不飽〻者不食死水中芦叢裏閙口吋不輟

山水圖二

天台雁蕩之前岷峨衡岳之後達觀遙遊者不語而知有
樹蒼〻而落翠山岩〻而露骨下有一扁舟棹出山中天月

雪竹

嚼雪嚥氷接俗清雅方外友林下人可以語此

雨竹

雨声可听蕉葉可摘無李氏非長公不足議矣

雜類

送碩侍者皈玄武山

碩師古在吾側日用現成何須說一頓飯了兩鍾茶白日青天無玄訣三春已過首夏來我佛聖制何山結来吾前忽言別單提一去最猛烈企望万里一突雲信脚蹈翻旧途轍再見玄武主翁特七尺烏藤未可折

送詠侍者旋里

相別、、此事如何可說门外樹、秋風艶曽更存途轍緊捎一緉草鞋不妨經水翫月從頭一、勘過當性不消一掣相別、、此事如何可說忽悟再參白雲聽得鎗

声肯徹

送貞侍者再參遠山

万木風清千江月皎碧落青霄衲僧嬚廿倒握山形烏藤条独標高出万人表再從旧途參遠山直向一喝撓先曉持斯言外無別傳正是吾家真吾儕

送才維那遊方

渾崙句子太無端等閑塞断虛空口昔日與化打克賓分明落在瞿曇後乞与諸方拄丈頭黑、明、三八九ケ中一、攙得親藾州有与常州有

送通會侍者

葛西岩上房五閲落天香頭白頗初雪心孤先老
蒼静坐見山下秋風来自涼會師忽然至言別去參
方黄檗打臨濟棒折難隄防径造高安室依旧没商量
行、持此語蠱毒水勿嘗、、婆心切家私不可外揚

送雲岳首座皈駿州

堂中首座有長処眼横秋碧廓頂門葛西三載伴吾
側日用現行水無痕提掇雲門乾屎橛拈却中峰破沙
盆分付鉢勝曽未得神機歴、呑乾坤此回再入駿城去深
揖江頭石人蹲

送通方遊方

覔吾送行句敲我如何説出門索、霜風起家私七、
已漏泄此去諸方勿錯挙、着分明助咲徹緊着一緉草
鞋拈却主丈七尺但得無畦袈裟和包一領直綴三界遊
行自在由你魔宮虎穴曲彔木上老儂無端不消一掣
好ケ通方眼目分付少林妙訣行、千里万里一条鉄

次韻吾万書記

両載同居葛西寺毎見吾為吾多道義一別背馳南北山
重逢還是衲僧彙當頭要斫雪峰牌容易何論倶胝
指天亮茶罷便登途送出門前深有旨

送善首座

幾年相背馳雲山終不能得一觧顔同縁忽會瑞峯下
目擊道存白日閑從斯以道互相期相聚而今許多時翻
然来覔贈行偈春暖花香華花披現成一句超言外說
着分明更無礙葶閑咲殺老天平出门靠倒態布袋衣

送南国首座

英靈氣宇天然别神機独脫威風烈星飛電巻絶
遮欄雪厲霜凌全作畧是我行李東鳳臺戊子秋初
風懸〻半榻白雲足可同一䌫才力誰能敵已丑二月来
言辞正是春風浩蕩時背日俊鶻何須比渡河香象
截流機節拍相酬兮陽春白雪主賓互換兮當頭直截
…没商量日日日從東畔出

送礼首座

据教渠做第二座廝良為賤增口過趙州老漢太無端
開口分明成話堕復初首座不係麼今古何曾有兩个無
毛鷂子貼天飛戴角菸菟當路坐

東山全蔵主帰京師

大蔵小蔵揔是饒舌一默酬僧如愚如拙抹過東山下左邊
正是京城二三月緊着草鞋早出门春風浩〻軽漏泄…
成途轍千里万里一条鉄

送浄智珤侍者往蔵春

秋風頗薄凉寂寞霊松寺况是為客中此懐与誰話忽
逢一俊流僉曰璉瑚器訪我傾清論深有四方志昨従浄
智来又往蔵春去一挙千万程秋鶚何須比誠哉大丈夫
悠然祖師意

碩侍者旋里

樹凋葉落體露金風白雲三片兩片紅霞七重八重正好
行脚時節衲子或西或東筑後館参碩德一夏苦鉢盂
通曉来別我暫帰俗中就不覓贈行偶然相從强作山
歌唱一曲石人撫掌意無窮

次韻答全蔵主

訓僧一黙間殺氣逼人寒横拈并倒用収放絶蹤碩未離
為功寺已到霊松山阜、超千古神機非等閑独我聞名
久曽不能解顔忽逢便挙着抹過万重関崑崙脚底黒
花猫面门斑好ゝ合頭語當陽不相埋

次韻送督知客奔本師之喪

別ゝ端的別大人境界無生滅回思昔日陸大夫曰咲曰哭搖
饒舌冒冬寒衝風烈駿馬何輥塩車轍瞥轉一攪行一
遣帰来方始為君説

贈嘉禅者旋里

秋風凄ゝ秋雨霏ゝ千山葉落兮雁南飛万籟声号兮蛩

嗚悲禪衲悠々驚定起倒握烏藤何所之明朝高樋到
家日滿目青山皆旧知

送牧姪

参方有志々而壯日用現行知趣向七尺烏藤挑鉢囊到
処曾不容易放去探諸方淺与深大小高低領一狀快似
俊駒奔絶塵秋鶚方振青雲上前頭逢着老凍儂掌裡
好施能佽倆開口便不是兼當跨門一檻雖近傍昔日雲
門放洞山到舍々者三頓棒直下分明撐得覩雲收万山与
千嶂堪咲保壽不渡河況是玄沙徒自誑又咲善財去南詢
百城炯水皆尋訪不涉二途豁双眸北有五臺南雁宕必竟
参方事若何好怎問着真禪将

送仁嶷

戊子秋晩一錫隨緣且往肥後輕踞鳳巔庚寅二月散席
復旋嶋郡風物怡土山川眼中歷々皆旧青氈春風浩蕩春
雨連綿荒村弊寺無奈孤禪長掩柴戸不出門前兀々危
坐憨々睡眠見佛加拜逢僧談玄行藏無礙用舍自然有
客來訪倒履接延野雲爲号珠牧諱号爲吾師姪皆馳
數年茶問出紙覓我長篇忽言俗姪仁嶷与傳此筆就
寫舉意不全紀時即景庚寅春天
小師還京兼簡龍翁此山二位尊宿

一方一所叢社全無些子規繩菴峰東山兩寺来者多稱
盛真參玄直須具眼教汝回途便登正當七九六十三可
將破衲襆頭播

送鳳侍者之四州

三日前来吾側覓贈行言相別秋風白日別無佗東山
老漢何敢說忽作兩霄四簷雨旨哉天留人不留再上方
丈迫吾偈無伎倆語寫来収緊著草鞋快出門水悠〻
芳山悠〻何處不風流

次韻答石麟首座

朝遊南岳視𪩘巔暮在華峰宿万年眼底悠〻皆楚
水胸中歴〻是吳天鵲巣芦膝易成道土面灰頭不會
禅倒却門前刹竿著有何佛法可流傳
竭来海国兩新元来展炊巾師塔門何敢傳衣無智淺
多聞付法老眈源先須借鉢以明用說甚搖乾并蕩坤
陳睦州禅生憙別石麒麟提木羊吞

次明室首座韻

誰道祖庭零落秋閑房耆宿有徽猷不同部石見霊
對說甚玄師逢睦州万別千差俱唑斷七穿八穴轉風
流臨機殺活合如是一榻東山且歇休

次韻答充書記

相逢举着便知有不用東西南北分石女皺眉歌白雪木人
襯足歩青雲灯籠露柱通身咲万象森羅側耳聞謳与

東村王大伯觧言佛是釋迦文
生来駒性村皂白亦難分滄海慣觀月青山且滯雲我
曽呈已見君自觧多聞咄〻書空日絶勝李杜文

和古鏡韵送関禅者嘗記百則公案
東山関姪師見我太何遅未得一言举便將百則提天池
流起浪凉樹茂生枝開善玉并黄葉為児且止啼

悼勝若
夙有因縁入此門雲慈万里別乾坤樞中童子肉为在臺

上老翁敢憂存供佛齋僧投善念誦經持呪摩訶薩
閑边語〻平生事我亦隋然見涙痕

送用兄之東山首師
秋風送薄凉桂子落天香駒隙光陰逝客途行色忙
再参呈已見一喝好提防我亦曾遊処東山多夕陽

次韵送碩侍者帰玄武山
背馳久不咲顔開一棠春風忽訪来確古爲今傾海
嶽青天白日起雲雷彼離玄武此庵阜朝往峨嵋暮
五臺消得臨機無別語秋梧翻葉再遣回

用不聞之韵貽環兄首師

玲瓏岩上起雲永平山前下雨此語全路善為到彼
須看瀑布眼中歷々青盤被僧尋常家具去々好
生隄防受經師前一歩
傳教庵女頓成佛陸地雖逢臘月蓮針劄通時便
知有分明報得毋恩全　次盆書提婆品贊毋韻
生前端不来東土死後何曾往独西覿面提持在
今日運斤須是鼻頭泥　和松岩首坐達磨忌韻
去汝白紙一封来々意分明絶点埃驀地有人問
端的早於吾道遠乎哉　和芝溪済巨舟見寄之韻
百越三呉諸道舊我来未挙已前知而今輕蹉過

溪上仰作人天大導師　文
百丈叢林廢古規潙山警策亦非時諸方雖有多
知識邪法難扶説向誰　寄建仁別傳和尚
石頭城畔建初寺兩載同居諳寄腸常憶天津橋
上別衝風冒雨過錢塘
大拙新来扶正法神山再得石翁時天涯独歩祥
麟瑞海岸横翔金鳳儀　和大拙寄石屋賀再住韵
同友多應去作庵可怜独我在池中安眠只々到三
竿日先得為霖為雨忩　和毅峯石室見寄韻
風流靡倒老黄庵説法縱横万指中南北東西来

问道砂頭砂尾路岔、
既歎脩書要问安江山万里一毫端深通鳥道并
去路堪与吾兄共往還　寄詠大辯
且去江南兩浙觀依然秋熱与春寒分明眼底祖
師意百草頭边有若干　次韻送僧之中華
八十四人阿轆、幾曾埋没在江西出门端的便
相見處、春山杜宇啼　送僧之江西
次物外和尚韻送頑侍者回遠
斬釘截鉄定誵訛老拙癡愚較兇多々事分明参
普濟好生無奈主翁何

瑠璃殿上無知識明、鏡當臺迥暁模一喝機前消
隄防鳳凰來宿是蒼梧　次韻送秀上人
解言慶讃只因齋時向西窓日影排休问乾明飛
錫意相逢要斫雪峰牌　次麟首坐韻
攀石穿雲進此地一双青眼望何窮潜通鳥道并
去路遠在蒼波浩渺中　臨海亭
石背蹟攀到上頭眼前渾似古杭州海门浪起雷
声動撼得錢塘八月秋　望潮亭
石塔奉安師塔側聚沙功德已周、美哉輪也美
哉奐仙樂時聽奏半天　爲棠庭立石塔

語拙還如元五斗壁踈何異老楊岐个中會得〻
中意終不勞他掣電機　次韻言貞侍者
馬師一喝事相該小室門風曾未灰有口當機無
可説秋深山寺再遭来

与淨髪侍詔

手面機先測頂門眼自高不存毫髪許灑界是霜刀

説長偈

東岸説

金阜柳侍自号東岸謁余求説余曰道之在天下猶如水
之行地廻漩而東注也三百大川三千之支川狂瀾驚波横
流四達滔〻乎汩〻焉而咸復故道無水而不東朝者也
佛法東漸之謂也哉余辛酉壬辰之間遠訪古宋之地忽解
纜于東海之岸而泛巨舶涉嶮波而径到於浙東放鍉于
鄞江〻東岸矣整袍而雲遊已過於西州而經淮之東西江之
西東乃至于三山亦兩廣皆爛遊而已遥望江東日暮之雲
而来乎鄞江〻東岸僑栖而二十年矣偶旋浙東在彼

遇着烏舶之便中旋廻東海域而終始到岸則知渡之冥行迨岐之人而置之康莊坦道之岸此吾道之望也亦学者望岸逶迤至乎渕之東州相之東山司寺于東勝而逐想深思乎往年歴遍之行李復旋故柔之孤懐千思万想皆是水之咸復之理也亦東漸之謂使之然耶余与柳侍者語曰東岸之説但為吾之設也

玄極説

玄学之士可貴乎自玄玄不極則玄亦不着矣玄極之義其大矣哉孔孟之書言王道極於仁義而已矣老荘之書言皇道極於無為而已矣百氏之書雖入覇道極於功利而已矣似各擅一門而不能融會於大同之域也独我佛之書單明性理謂諸法所生唯心所現極於一念不生而已矣非能玄能極之事未易至此真如門知客請於余書玄極之字説余曰収精召神歛念泯智如木断根如蟄培戸一旦發其玄而極其用知玄極之義自然而然要

釋山説

吾佛世尊在雪山六載苦行於正覚山前明星現時已成其道道之高遠如泰山如喬岳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巍巍乎蕩蕩乎不可得而名焉有望而不見者有見而不外者有外而不至者也上無攀仰下絶已躬所謂古者見山而

不見我、、而不見山、者何物耶千山万岳之間擧
目爲白雲青嶂之所迷擧步爲絶壁懸崖之所礙
者古今能幾何人哉笠律師久在嚴律中豈無壁立
万仞矣

疏祭文

天澤和尚住淨智山門疏

山門久矣虛席伏冀　大檀那鈞旨於本寺從例公擧三
名刹行府中拈鬮而衆中前淨妙某人　山門具疏敦請
補處住持本寺開堂演法祝延　聖壽万安者　伏以
正續宗論單傳之家世豈可讓於諸位長壽下懸
千金於京山誰敢窺其餘子大眷茲故家喬木幸是法門
良材　恭惟　全提祖令之權竪亞頂門之眼理無礙事無
礙觸処全彰心亦如境亦如現行三昧稲荷福地不堪舞
袖長施淨智莊嚴正好玄關把定南有箕北有斗何妨

矯首相迎。伯吹塤仲吹篪。同自声叶應快。當期法輪三
轉。助宣醒化万年

克中首坐住長樂山门疏

叢林秋晩。倘見黄菊独存。覚苑春生。幸逢曇華再現。山
门增氣。法社與榮。故師之責任非輕。而衆之属望不浅。人
佛宗之親子。正續之嫡孫。海蔵翻経。西江車輪峯下。天宮
説法。東呉万壽堂中。以名徳為一代之師。奉公符作茲山之
主。緇素久聞。於道挙江湖共仰。於清風惠然而来。欣逢先
師末了公案。儼然而説。整小室已隆之宗綱。拈香祝聖壽
万安。開堂祈英植百福

容山和尚住壽福山门疏

匡徒行道。列祖宏規。遁跡深居。古德風致。信知在德不在力。
孰不有祖而有宗。果得耆年。非形勢之激尔。来膺妙選。
蓋物理之固然。龍冀推人雪後青松。霜前脩竹。必應立
下之嫡子。天池三世之仍孫。拋鉏斧於霊松峯頭。奉公符
於英植府内。建法幢立宗旨。莫顧噤若茹荼。顕妙用發
大機。貴圖名行道重。顯垂坊便。所望當仁演暢宗乘。
聚四方之雲衲。視延　春寨。同万国之山呼

中岩和尚住相州万壽江湖疏

惟公取友積翠不為端也。寂音嗣法雲菴非偶然之然

道在得於人。豈今之不如昔。山人東陽真千。佛智的孫。世因月於福山前無睦州部石掌翰墨於靈境。見有潛子器之肆辯雲兵。淵才泉漢。陶冶万物。回筆下之陽春。粃糠九流。洞胸中之水鏡。當思大法爲重。勿以小節自高。虎豹之文。來曰當仁不讓。鯤鵬之化。有待期自然。韜略兼全。名實相稱。吾輩協心削牘。公行就桃掩関。以慰鴟盟。幸回象歩。

諸山疏 同人同所

梅州直下諸師。孰兼重寄。藤谷山中遠光眼空諸方。不妨特地提綱。正好開堂演法。某人儀形山立。襟度淵澄。藏天壤於一芥。鴻波瀾於千偈。化機密運。妙斷無痕。應世之才公。論不私。子循特而出。法社既得人。群衲景從。如衆星仰。維北之斗。大法欲墜。乃迷途逢指南之車。要君古佛應機垂膺

吾師独歩。交脩講好。盍固宗盟。

通叟和尚住清見山門疏

鏌鎁之劍。見清水而方淬其鋒。棟梁之林。須大廈而必展其用。行道各有地。至人居無方。某人。法門先登。禪関宿將。夙孟親受。密旨不負黄梅。佛法主張。此盟有如白日。高提慧林之鈯斧。独把大覚之權衡。徇物多方。可謂無可無可。應機作略。爲人不爲人。瑞鹿山中閑房。夢斷呉山楚水。金鼇背上梵刹。人登方丈蓬莱。豈出処有心。半推進退。合轍也。何上處

開祖域于以丕賛　皇圖。

無證首坐住上総州鐵成山門疏

眉间宝劍孰敢嬰鋒。手向吴機誰親辨的。直是善知識已
見盛化於一方。大聖文殊。何論度夏於三處。惟嘉名而
適合。洒合行其亦同。某人。雲叟親孫。寒潭嫡嗣。既是宗
門碩匠。奇哉大法元亀。豈又卧福山龍谷之閑房。合思兵
雲门驍州之風来。平田九十頃。鶴望相迎。街市三百家。雷
動頻吐。我等掃门以候。惠然而来。衆皆洗耳以聽。大誠無説
說。幸作其法社。庶無負於　聖恩。

壽山首座住淨願山门疏

叢林凋零。可見祇樹秋聲。雲華瑞現。方知法社春光。遣蒸
岩乃如海。開基道場。況此日奉中書省府令旨。行道各有地。至
人居無方。龍象惟某人。憶曾傳宗眞孫。即同建長的嗣。分半
座於惠日峰頂。踢玄関於武陵山中。般若靈苗。乃茂海国。善
提種子。深培岩田。松筠遠徑。梅遶軒。歳寒固理三友約。茲
芥満園。禾満廩。日用高歌万年歡。自己光明。因言而顯。
道惟心淨土。吾佛而得名。四衆久仰提綱。一来何妨柱駕。
託吾師有過視　聖壽無疆。

東山淋汗疏

浴主比丘某甲叨領當職。赤骨律地無枯無依無得力処。惟

有暑天淋汗之重書不知所出矣但所望京師十方檀
官貴長者本寺佗山同衣高德共成吾大檀越潤日閙
添支猶難哉
東山堂宇全是安得五百余貟修補。西堂制裹。即日禁
護八万四千細行。滌于塵労全顯清淨本然之理。悟乎水性。
是成妙麗宜明之人。當下冷暖自知。何待大小吾扣万人
緣合咄嗟事辨一筆勾下慨然相從。
洛陽東山建仁禪寺此乃千光建初寺也本朝名刹有
經藏近在庫廚之上宝塔之下星霜久歷片瓦不修
東倒西擂七零八落那堪看得上眼曾有漏之憂持
此小蹤遍叩長者居士長老耆旧江湖兄弟十方檀
度同此發心翻蓋功畢經已救得福有所皈者
高閣五千余軸只怕爛却架起二十一重函巷奉安其言如
杲日麗中天其理似百川朝巨海以一身好任九鼎之重他
乃人泰若百鍊之剛圖報佛恩欲捐軀而燕若誓救
法宝以告誠而茹辛肋發精進大心同垂慨然盛之恩。法
輪常轉。宝藏可與。

祭菴山和尚文

嗚呼德高叢林名重天下。觀其進退在軌則啓迪衲子
在公論。可以稱万人之傑一人之師雖匡万衆於西巖中

以一身思東皈往来無間議論無私師豈往矣宜可待誰箕筥盛東山之蒼翠俎豆鴨川之漣漪庶免去明鏡之藻繪以清明而鑑之尚享

祭東峯和尚文

垂髫就学恩隆叔師祝髪受經不敢相違辛酉秋末言別遠之久遊古宋不言皈期卿心東逝翕夕越飛負和初曆偶得重来且留海西浪跡支離家書往還促東皈哉逶迤至京亦得經特其間心緒不可以治孤節東下蹈水万枝但為吾叔千里走馳一到小山視我委蛇既而月餘執巾相随及返相阜重增憂惑諸徒去催促便循宜来府念日方獲爽愷全身放下一節不移泊然而去儀爾神儀吁呼紀綱已墜憑誰扶持法幢已倒憑誰以支尚饗

序跋

賀亀谷維那頌軸序

昔大智禪師特刱叢林就立綱紀以爲技救末法比丘不正之弊由是前賢力持遵兼奉行而有敎化有條理有始終尚有老成者能守典刑不敢斯須而去左右自紹興已來叢林一變寖落而失其宗緒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綱羅安得而正諸故盡擧一綱則衆目張䟦一槪則万事隨殆乎紀綱不振叢林不興推石雲挽衆一出於亀谷万指之中体本必正末但憂法度之不嚴不憂學者之失所其所正在私公豈比今時以私混公以末本者也哉吳有彭大年自敢玉成而作一章讃之美之曰瑞而法窟同和共唱可謂叢林有紀綱江湖有典刑矣

悼庵門女室長老母頌軸序

龍門主翁女室持孝服於乃尊堂之柩前嚴奉如在世習無女異矣至孝之誠不待問而知矣瑞峯掌記東山作偈弔慰并同衣共悼和之可謂置愛別離苦於度外視生住異滅於一致然則一生一死有何間乎

賀亀谷燒香侍者範無外頌軸序

人生天地之間皆稟乾坤之淸氣各有所能者也學文者四六詞章難能之伎學佛者見性明心難明之功

而余遠徑古宋踢来海国圭春癸巳自京師而来手相
城就董於青竜隣峯大刹江湖勝士吹沫於此往〻
高論偈頌而向法勝於時昔今有宗太虚輙賦四句偈
以奉賀某人而侍香于竜峯好事同衣者唱和四十餘偈嗤
嗟以成乎編寄余作序余一觀之感激無量既能難能之
伎亦明難明之功乃見元作體格勁正意味暴白句法蒼
老顕乎見性明心之使工者也哉

賀鹿山湯薬侍者頌軸序

相城瑞鹿乃佛社之雄者也壬辰仲冬明翁董之四方雲衲
普會叢席森嚴礼楽並行春宿敢王成英特而服侍正
是一時之鼎望也甲午春京師圭上人僊出横翔於其閒
而司湯薬之職此公乃東峯之徒余之賢姪也人物偉然
可擲乾坤之清氣而有好事者各作祇夜而美之夫大圭
不琢貴乎天真誠哉此言也

送董上人皈遠州頌軸序

余来住相城青竜山下東勝禅刹相及兩歲矣甲午春
久雨連綿累日不晴四圍乱石墻而崩頹黄土流落狼
狽万状一日天氣晴呼使直聴法公數十餘輩搬石擔土一作
余亦躬竹篾修破笸籃自作工夫傚忙有餘忽有一童行
報曰客来探開戸迎揖而揖之便乃金峯董上人也献

茶了出軸於袖中披玩有味不能觧手而再讀罷請余
作序正宂忙中筆硯不知所在雖然如此不負来意聊覓
硯墨輙美二十六首有工之高吟者也因要唱陽関之一曲
使君旋遠江〃故桑〃是董風南来〃時也

門侍者頌軸序 作浄頭

果自回生弄迺辦回得果者也世所希有者也所謂難
能難行之是持浄〃職一節也金阜庭柏侍者過于淹
谷自肯作成爲衆當役毎朝掃地運水換籌出桶及
夜剔灯点燭装香焼湯眼界而寬容所在而浄潔矣此等之
事可謂修白業也乃見真履實践之功匪爲道忘軀而已矣

有此也矣其友于古心懐藏主輙成一偈爲美之就同道
隣峯名勝碩德以印於首韻同共喜讃而作巨軸請序
於余〃曰如雪豆在靈隠牧菴大惠在宝峯會中皆服勤
斯務也以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誠哉此言也

菊頌軸序

元朝至治泰定間余作呉頭楚尾之遊久留於金陵石頭古
昇城、北閔下有店以白下爲名焉四十余處之館廳毎廳
置盆菊而有四十余様之花面以青黄等之色而外加以淡白
雪白并浅紅濃紅〃種〃艶無重、方状矣蓋以春花与
秋草之句作應無可比者也此士大夫往客間而勝集于

此莚焉而酒歌焉而樂皆是賞玩此菊而已別無所歎也
余在彼見之以爲閒世奇異之事而過三十年竭來海國
古桐正是甲午歲也爰有金峯世禪者於室中淨几上折
一朶菊而揷瓶裏靜對而消日細嚼時而過夜囘有瓦瓶換水
養芳姿之句可謂識有句法允謂艱深晦澁而易造優
柔平淡而難　今觀公之詩并諸公唱和四十余章遠去
難深晦澁之弊爲得優柔平淡之趣正知乾坤之淸氣皆
在心脾肝肺之間迥與凡下設菊之處何啻天冠地履之隔
只者靈均飡英叔達嗜句淸致逸韻可以與此諸公並轡抗
衡者歟

聞訃皈鄕殯軸序

父母在家不遠遊斯迺先賢之至言也而世俗之至孝也爲佛
子者亦不然爾便割愛出塵遊誓而不皈者乃古衲之榜樣
也淨智祥侍者忽聞尊堂之訃音黯然而旋里要持殯
殯之孝服而仍行輩契友各作悼偈贈之持謁於余請
序余曰一漚滅而大海風休片雲生而太淸容翳何若
開廣大圓照之鏡坂甚深寂滅之場殯乎其中孫乎
其中而持孝乎其中一死一生何有間焉哉

春雨詩軸序

淨智田侍者袖出一詩軸帖呈余、披閱乃春雨即景詩

也同志者就和之共計廿八首余叉復觀之其句巧而正
其理微而意專有諸家之格體故觀之者如身在上
林衝風冒雨而目眩紅紫造化春色不知何自而來矣
自而去公之詩能低回乎寂寞之濱耐看天外之趣蓋
安樂窩中打乖之人也余之所以重爲之太息也

賀天山首座轉侍香頌軸序

允礼於世爲大徑而人情之節文也文和间先翁唱道
於相之金峰日用軌則盛往昔輙知最林不治法輪不
轉容衆之量不寬覓愛衆之心不厚疇克有此耶天山
第二座說法辭職而後敢壬戌就侍香同衣朋友以天
字爲首韵賀偈數十首以爲讃美請余作序方讀之獻
恰平壯浪道悟所謂氣志之所形尓浩然溢乎中則沛然發
於不可欺也孟子善養氣故其言鏗横聲辯肆出而不堪其
無所養而敏於言也天山自棄荒窮絶僻以止其進取之勢
其志所趣固与人異而後濟其困且労如是使常人而居之
方戚々相難而不暇近侍聽教通覆周旋而取無際之樂
也天山嘗不廿勤其志有思退慂懲悔沮之言其氣之所
養又可知矣然則侍香一節固天山餘事不足言余猶贊
言之者蓋歎皆見者知氣志之所養如此

寶山金玉集序

癸巳甲午間金峰之法席大盛于、諸方皆賴主翁之道德所感矣足可以江湖名勝宿師大衲之蹴踏者也、見怡上人横翔于其間久在薫陶块扎中化機生意深其肺腑故以間暇日以偈賛懐古戯題數十余貟録呈於上方觸其毒手中毒者十三人而已怡公乃其一也所中之毒詩共六十編[illegible]山金玉請余序余曰此毒種所觸者皆傷矣何敢下口所以小心略說于右未必不以是其[illegible][illegible]傷矣

金峰柏兄秋思詩軸序

余辛酉秋打海船遠入古宋之地自發足之於東雪豆徑到西虎丘轉留二清秋時也斯寺正在姑蘇臺畔介松江之上水光接一碧千里是乃水月之国也且彌変二三十子嘯风夜榻邀月矮窓各賦言懐而今背記兩句云秋風淒淒秋雨霏霏千山葉落兮鴈南飛万籟声号兮蛩鳴悲而已三十年後故来海城僑居葛岳一日有法姪万古心袖軸子披閲之題意不知而讀罷方省姑蘇秋思也此詩乃若干篇柏師持謁金峰函丈改正揀書得五十章作軸請予為序余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也識哉斯言矣

浄妙雍侍者帰郷省親頌軸序

夫子曰父母在家不遠遊至孝之言也洞山誓而不帰家古今之榜様也矣隅州雍侍者久出郷留於荷山數載今欲

里爲ゝ毋之志甚切也就江湖兄弟合辭賛美贈之三十余章集軸謁余覓序余曰久矣不歸鄉便乃尊乎釋氏之孝也今促還鄉之倩重乎儒家之孝也念斯二孝無乃天下之至孝也歟

賀鹿山竜門蔵主頌軸序

文和甲午蒲節後三日余徙坐于見山軒下乍雨乍晴南薫微ゝ来砌下潔明生無淨几上課經已周游目遠山時有客謁門余迎接之乃鹿山竜門蔵主也揖坐話間袖出一軸閲之則無用西堂作賀之偈就山中麟竜輒即首韵共賀頗及三十余許皆是超宗越格佳麗清明者也請余求序余曰明鏡上能盈五彩其清明者逝矣未知所對俯思許久管城子在側奮臂而起曰衆偈作賀皆然幸勿累我爲好余擊節肯之而已

肅兄帰獅子岩看師頌軸序

相城肅上人往乎古奥獅子岩自看令師古先和尚余与此兄未識荊也東山書記使人持来一軸求余序余曰古有其子以知其父今以其師而知其徒也珠玉在側洪筆凜然矣

琛兄十梅詩軸序

夫所謂詩者氣志之所形ゝ亦浩然乎中則沛然而發不可欺也武城琛兄与行輩八九自棄於荒窮絶僻以肯其進

取之勢而所養氣志不言可知矣下格詩謁於當代天澤和尚揀出數十章軸成請余需叙讀之豐融恬平壯浪暹悟樂然如得意者其氣之所養不言而可知矣然則是詩工文辞之美固諸公餘事不足言余猶繁言之者蓋歎覧者知諸公之氣志所養如此奇偉余聡走吾家之徒学論辭若是使有琛師諸公厥志可勤者斯得矣序此軸所以識吾徒之未能也

瑞峯雪詩軸序

允宗師家一機一境一往一来如紅炉上片雪相似曽不留踪跡見説近来諸大宗匠数集於万年福源雪偈偈来於瑞峰満席上同共唱和就編在帖首金一觀之感慰無量已矣僕短拙有余不能遂尋但是此筆已矣恰似福人吟雪詩也者哉

天鑑頌軸序

瑞峰圓侍者自号天鑑請大宗匠作偈共讃之求序於余〻曰大哉天鑑之義矣天也者明而不察鑑也者浄而無滓而日月照臨於下界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情与無情物以万来無不照者也然則天兮鑑兮不可得而言要若也覆盆之下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夏日得家書詩軸序 通首

千人之諾、不如一士之諤、誠哉此言也余愛此語久矣
而閲諸徒之諤、者不可得而見歟獨有小徒通音是乃駿
城人氏背記唐詩三百家嗜詩如蔗和詞者年長德深思
應律合節而出語波峭只見其進未見其止而非前所謂
一士之諤、者也一日輙成夏日得家書之一絶就福鹿兩寺
名勝亀金二峰之江湖印韵集篇一軸謁序於余白宅
日豈止飲馬長城窟而已哉育師志之

東岸侍者頌軸序

大凡衲僧家一挨一拶一往一来皆是臨機應時不涉遅擬
豈容湊泊柳東岸忽有大方之蹤就西庭首座作偈贈
之滿席上江湖名勝唱和共韵三千有余篇毒攻毒機奪
機各有衲僧之作略可喜可觀就中有大地作鞋天作笠之
句而横秋氣宇臨行之風標不待言而知之若是通方作
略摩醯之眼只還東岸侍者始得

傑上人詩軸序

凡詩能主乾坤之清氣而謂艱深臨浩亦造優柔簡淡天
下之士是皆欲之能事未易至此然故專尚浮淫新巧而
声固艶矣氣固嬌矣相城亀谷傑上人之詩乾坤之清氣
盡入其手胸中所存浩、不可曷矣非前所謂不勞者所能
也是乃有本者如是也哉此詩首尾備乎其師叔前先覺

明岩和尚乙未之跋語明說若杲日余更不可重說矣

回上人帰郷省親頌軸序

河仍回上人割愛出遊久在叢林中不願還家乃有古
澗山之風規也秋尽冬初忽促旋里之無但為父母之情甚
切也孔丘所謂父母在不遠遊矣久而不還郷也尊乎釋
氏之所傳今而帰也重乎先儒之所教也就行輩朋友
以二十余偈美之贈之集作手巻謁序於余、念斯
二者不可不敬焉故書於巻首

送謙上人旋郷詩軸跋

甲午元宵之後天色久晴家、巷衢乾爽處、峰巒清
麗余百但為建長保寧両処之面礼与二三子相共而遊
巨福嶺於半途忽逢一後衲明秀虎敏者近前揖之金峰謙
姪也黯然別色見於面目袖出一詩軸言旋里同道交友者
數十餘負以詩贈別歟請為之作跋余云途中不着便帰
家理會而去各処礼徧而帰家有一小子捧其詩軸傳于
彼公之說請余跋余呼管城子相共諮會曰正是後園裏
菜花而黄可以衲子從定而起之時節也聊歌陽関之三
疊亦贈之云尔

寄友詩軸跋

湘畝万竿高節風姿而寄語于姑射真人其高標清

致專天下之清者莫甚斯二君也而今覬諸公憶友之詩
誠有晉唐之風彩乾坤之清氣者也不是林下人方外友
不可議此矣

永享三年辛亥秋八月初三日在東山永源精舍洲筆畢

永源菴